责任编辑:晁元元(0451-84610006)
执行编辑:张艳丽(0451-84655772)

北国风

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国风

阿城赋

文德林

阿什河畔,风过花香。地承雨露,天捧霞光。无愧锦绣之地,实乃丰饶之乡。劳作生息,张驰有序。天公眷顾,四时俱美。春游上京兮,花红树碧风和。夏赏星湖兮,鸟飞鱼跃人歌。秋登平山兮,金风醉染红叶。冬访雪场兮,健儿驰骋如梭。松峰山天井高耸,似碧玉之屏。蓝旗岭放枕酣眠,如天籁之声。淙淙响银滩,珠溅笑语喧。青草覆绿野,百花竞争艳。课堂书声琅琅,书中美女如玉。水边钓翁悠悠,长者颐养天年。诗语情侣,月窃听而怀笑。韵惹嫦娥,心萌动欲下凡。花影伴舞影,歌舞升平。广场携市场,繁荣康宁。哈牡高速,车辆往来如矢。滨绥铁路,龙驰满载笑语。一水夹奔,四桥虹霓卧波。两条铁轨,一道贯日长虹。恒大城靓,美女梳妆临镜,翩翩兮惊鸿照影。泰华药业,产品广济苍生,奕奕乎体健神宁。大音希声,岸边草青水静。山花摇曳,林间翠鸟和鸣。华灯灿于街衢,笙歌悦耳。春风煦于沃野,笑语随风。紫燕呢喃,动怀事关鸟语。黄犬吠声,提神却因鸡鸣。民生百态,岁月千春。悲欢啼笑,情切意真。丁香沁梦,馥郁幽馨。雾凇奇观,玉树琼林。狗拉爬犁,纵驰雪上人家。冰雕雪塑,琼楼玉宇无涯。冰糖葫芦,一串红色祝福。酥脆灶糖,品味喜乐年华。山、河、城、甸,浑然一体。汉、满、朝、回,亲如一家。清真寺兮,藏古兰真经。文庙奉孔,传礼仪之声。春风里,太极与拳剑对舞。华灯下,瑜伽共时装竞华。良田着意,种出黍稷蔬果。秀水有情,哺育鱼虾鹅鸭。工农林牧渔,协调发展。科教文体卫,亮点纷呈。百年一中,名校科第蝉联。千年金源,豪杰才俊辈出。尚德重教,育出济世儿郎。草根有智,百姓顶柱扛梁!阿城版画,绘就绚烂人生。十五灯会,闪烁时代异彩。阿城电视,吐露百姓心声。《金源》月刊,抒发人民豪情。温厚儒雅,古都雍容气度。气质坚韧,民风淳朴勤劳。物易人非,冰雪志节未渝。千年以降,佳俗流风传承。性情豁达,宾至主人倾瓮。诚信守诺,友来尽吐心声。阿城父老:“梅花品德日月魂”。金都乡亲:“浩然正气满乾坤”。

霞光灿烂兮,情暖北疆。雄风浩荡兮,正气张扬。撤县建市兮,市容市貌焕然:泥巷开新路,旧墟起高楼。撤市划区兮,市政市景巨变:穷乡成仙苑,僻壤舞霓裳。金源流远,而今九百年华诞。阿城地宽,两千六百里方圆。近千年文明足可称道,半世纪发展引以为豪。东南门雕梁画栋,莘莘学子奋蹄。西北门飞檐斗拱,辆辆汽车斑斓。南行南市场,一街一盛景,看不尽民风民俗。北走北胡同,一巷一洞天,听不完短调长歌。十字街车水马龙,直达纽约。六里地荫翳蔽日,曲通罗马通城路坦荡如砥,连接天安门。仿古街画檐翘角,通抵会宁府。交通便捷,龙江当拔头筹。区位优势,省内屈指可数。

噫吁唏!阿城!喜看今日政通人和兮、实力蕴积。期待明朝龙骧鹏举兮、绮霞满天!

我用粗朴的劳动号子衬托原有的曲调,这种律动,如海潮如万马,沉浑昂奋

与“哈夏”相生相随的音乐之路

唐李

作曲家杨人翊的名字与“哈夏”差不多是相随始终的,他的那些家喻户晓的作品如合唱《采一束山花献给党》、《喊一声北大荒》、独唱《我的哈尔滨》,还有他的歌剧《焦裕禄》及响誉海内外的交响诗《黑土》等等大型音乐作品都是最先在“哈夏”上唱红的。2002年,杨先生从哈尔滨歌剧院退休。如果说之前,为“哈夏”写作品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出于完成“任务”,那么,退休后,他的影子在接下来的“哈夏”上并未淡出。《我的哈尔滨》,以及目前在海军中极为流传的《走向深蓝》,都是他的自由创作。不久前,他创作的管弦乐《节庆》在纪念哈尔滨解放七十周年的舞台上,成为惹人瞩目的乐曲。

杨先生说,我这辈子的音乐创作注定了与“哈夏”相生相随,“哈夏”与我的音乐之路是两条平行的轨道。

杨人翊原藉是福建人,生于昆明。小学四年级时随父母来到哈尔滨。父亲特喜欢京剧,家里收藏了不少老式胶木的京剧唱片。高中时他对音乐有些走火入魔,竟写起歌来。一个偶然机会听说哈尔滨艺术学院即将招生,正合了他的心愿,没想到真就考上了。1961年他大学一年级,第一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就是在这一年启动的。他是当年青年宫开幕式的观众。从此,他与“哈夏”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了漫长的音乐之旅。

1964年春,他还是在校的学生,就参加了哈尔滨市委宣组部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巴彦等周边县城慰问演出,演出队汇集了音乐界戏曲界的张权、李书年、梁一鸣、赵鸣华、郭艳芳、汪立三等名人,他被选为随队作曲。一路经常在室外演出,条件较差,但场面极热烈,所受的欢迎出乎大家的意料。词曲作家也受到感化,大发灵感。郁文的开山词作《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在那次下乡创作的,当时市委宣传部领导看了该词后说到:这首歌词只有一段词,要用的话还得加一段词。没想到最终郁文坚定地凭这一段词,将歌曲唱红了全国。这次下乡演出,杨人翊谱写出了《俺们队的小会计》女声小合唱,在同年的第三届哈夏由哈尔滨艺术学院女小合演出。这首歌曲也于当年由中国唱片公司出版发行,杨人翊第一次拿到了作曲稿费,这是他终生难忘的。

1965年离校前夕,杨人翊和老师蒋祖馨,及方智诺、王家驹、暴侠、高扬等人接到第四届“哈夏”的创作任务,合作为动力工人写部五个乐章的组歌,取名为《动力工人在前进》。杨先生回忆说,今天想来这是极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创作组人员互相并未通气,有的作者我十几年后才相识,并且至今我也不知谁是这位天才的组织者。但是这个作者隔离组合的作品竟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当年“哈夏”的重头戏,长影还特地为此作拍了专题片。

1966年哈夏中断,杨人翊毕业支援“三线”去了西北。七年间,杨人翊并没沉寂,而是大量收集汲取西北音乐营养充填自己的空白。1978年,他回到哈尔滨,调到哈尔滨歌剧院。1979年,中断了12年的“哈夏”恢复。

这一年,杨人翊创作了女高音独唱歌曲《和平玫瑰之歌》。歌曲取材于1973年美国朋友欣斯德尔夫人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两只“和平玫瑰”,这是象征着和平友谊的花朵,1978年5月邓颖超同志又将这中美人民友谊之花还赠了来访的美国友人。这是一种情感的象征,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气息。正是在这个立足点上,杨先生写出了自己复苏的第一只曲子。“哈夏”期间,这首歌由歌唱家贺欣演唱,她的演唱升华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带还传到了美国。此外,这届“哈夏”杨人翊还与沈正钧合作,创作了女声小合唱《让我们相逢在哈尔滨之夏》。歌曲由哈尔滨歌剧院女小合演出,当年由中国唱片社出版唱片发行。

1981年,胡小石新创歌词《采一束山花献给党》,拿给杨人翊看,杨连呼“绝妙好词”。杨先生说,作曲就是这样,一首好词必然带给你莫名的冲动,灵感迸发,曲子几乎一气呵成。在当年的“哈夏”上,由张金香演唱,获得征歌一等奖。2001年他又将此独唱歌曲改写成混声合唱,在原有的旋律上,配以层层推进呼应,这首党的颂歌不仅在当年“哈夏”合唱比赛获作品一等奖,同年11月由文化部在威海举办的“山花杯”全国老年合唱比赛中,该作又获得“山花杯”大奖,至今这首合唱在哈市许多合唱团仍作为保留曲目。

1991年凭借杨人翊在西北七年生活的底子,他将积累的大量西北音乐素材,用于创作了大型歌剧《焦裕禄》。当年文化部将该剧调到北京演出,该剧目获得文化部奖励,并在全国歌剧界召开研讨会,反响较大。

交响诗《黑土》虽然成型于1987年,但却在杨人翊胸中酝酿了多年。其音乐主题源自1982年他到乌苏里江四排(赫哲乡)采风时,所采录的赫哲族著名歌手葛德胜演唱的说唱音乐“伊玛堪”。杨人翊的朋友剧作家沈正钧听了这部交响诗后,

祝贺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成功

用诗概括其感受:

“从织锦般的江南水乡走来,可以看到四尺耙翻起的泥土是灰的;

从雷州半岛葱翠的甘蔗园里穿过,脚底沾的泥土是红色的;

爬上春风初度的陕北高原,随手抓一把泥土是黄色的;

只有到了这里,泥土是黑的,黑得发亮、黑的流油,既古老而又年轻。”

交响诗于1987年6月脱稿。1988年指挥家刘克纪指挥哈尔滨歌剧院交响乐团在“哈夏“上演,同年由著名指挥家卞祖善指挥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队在京录音,作品在该年度获得了黑龙江省第二届天鹅文艺创作大奖。1991年10月22日又由刘克纪指挥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广播交响乐团在海参崴演出。1998年,杨人翊对乐曲进行了修改。2000年再度由刘克纪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在”哈夏“复演。并于2007年哈尔滨歌剧院交响乐团赴俄罗斯海参崴演出该曲。2008年5月6日“中国首届交响乐之春”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中央要求每省推荐一部交响乐作品参演,我省由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著名指挥卞祖善指挥下上演了交响诗《黑土》,获得好评。

2008年5月6日省歌舞团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杨人翊的交响诗《黑土》,卞祖善指挥

1998年省电视台黄凯导演约杨人翊为歌曲《喊一声北大荒》创编为无伴奏合唱。杨先生回忆说,这首歌所呈现出的阳刚血性,我胸中是有应合的。我虽出生在南方,但根却是扎根在这片黑土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到西北工作了七年,再次回到这里时,我却感觉到对这里竟是那般眷恋。正如歌词:“喊一声北大荒能喊出纯真坦荡,喊一声北大荒能喊出热泪两行。”我用粗朴的劳动号子衬托原有的曲调,这种律动,如海潮如万马,沉浑昂奋。也是一气呵成,如释重负。黄导竖起大拇指说:“绝对是精品!”我原本就对写作合唱曲情有独钟,它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难度在于易于模式化,不能扑捉到时代正在酝酿的氛围和命运感。2001年10月在意大利举办的国际合唱比赛中,哈尔滨歌剧院合唱团在陈光辉指挥下将此歌作为参赛的重点曲目,当演唱刚结束时评委中竟然有人破例为之鼓掌。这个合演曲目赴俄罗斯演出时,曲后掌声长达五分钟。在诸多合唱比赛中,这首合唱曲也因其难度和分量而多被全国一些颇具实力的合唱团选作参赛曲目,后来作为北京北大荒合唱团的经典保留曲目,他们把《喊一声北大荒》视为合唱团的团歌。2002年夏该团将《喊一声北大荒》录制为CD碟,这首歌成为了该专辑中的主打曲目。2006年 北大荒合唱团访美演出,他们演唱了这首合唱, 为多年未见的“荒友”,也为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朋友,来自联合国总部的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各国外交和工作人员,以及久居纽约的知青代表与北大荒合唱团激情互动,更以浓浓的亲情感染了海外游子和外国友人。演唱之后观众掌声不断,在欢呼声中演员与“荒友”们挥手问候,激动得泪流满面。这首合唱作品荣获了中国政府广播征歌金奖第一名、中国合唱节优秀作品奖、省精品工程奖等多项殊荣。

杨人翊说,2002年我从哈尔滨歌剧院退休,从繁杂的事物性中解脱出来,创作也迎来了巅峰。一些作品如交响合唱《走过百年》、2004年获省新剧目展演作曲一等奖的为话剧《秋天的二人转》配的音乐,亚冬会开幕式主题歌《这个冬天要飞翔》、《中华丹青》、殷秀梅演唱的《祝福哈尔滨》、张咪演唱的《北国的冰》,管弦乐《节庆》等都创作于这个时期。2005年创作唱响社会的《我的哈尔滨》,这首歌是为哈尔滨市建制100周年大型晚会《走过百年》创作的,后来又在中央“同一首歌”晚会上演唱,并由中国唱片公司于2009年出版CD在全国发行,该歌还获得了2006年市政府第七届天鹅文艺大奖。最近的反映军旅生活的歌曲《走向深蓝》,在海军中广为流传。

杨人翊虽已步入老年,但他仍然精力旺盛,笔耕不缀,目前正在酝酿一部大作品写作,我们期待他的新作问世 。

恋 土

金恒宝

《西游记》记载:唐僧离开大唐西去取经时,皇帝在离别酒中捏一把故土,意在别忘故土,故乡永相随。梁启超说:“夫国家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万物土中生。孟子也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对于老一代胼手胝足的农民来说,对土地的重要性虽然上升不到理论高度,但对土地热恋的情感,是真诚质朴的。

在我老家正黄旗四屯有个邻居,人都叫他老王头,土里生土里长,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他从年轻到年老,嘴里总不离这句口头禅:“随便糟践土地的人,要遭报应啊!”几十年来,他一直爱土如命,他说庄稼人不好好侍弄地,净想外快就不是正经人。人活着谁能不吃饭?要吃饭就得种地。

生产队成立那会儿,老王头是远近闻名的庄稼把式,打头的。在地里干活,他样样精通:扶犁、点种、铲蹚……秋收时割谷子,老王头把镰刀磨得飞快,只要一哈腰,刷刷刷一气就割出一里多地,慢天四稳的人在后边走都跟不上他。

时光一年年过去,老王头渐渐衰老。生产队长想给老王头安排轻快活,让他当保管员。他反驳道:“我的身板硬朗着呢,地里的活不管干啥,两个年轻人绑在一块堆也抵不上我。搁土里干活一抻巴,是毛病不犯。”大家伙在背后律律(议论)老王头:“这个老贱种,天生干活的命,要是一闲下来不干活,就该这疼那痒不得劲了,一干活啥事没有。”

老王头一唠嗑,就重复说:“我打小一懂事,娘说我是从土里挖出来的,算卦的郑二先生说我是土命人,和土有缘。这些话不假,娘死了我就把土当娘了,土命人吗,这辈子和土最近便。”

那一年夏天我回老家,中午的太阳很毒,晒得庄稼打蔫了,人也无精打采。我无心赏景,耷拉着脑袋往前走,走到一个叫南大营的地方,耳边隐约传来吆牛的“吁吁”声,低沉缓慢,好像人和牛在对话。我抬头一看,老牛拉着传统的木犁,牛身上横横竖竖拴着疙瘩绳。老人稀罕老牛,舍不得给老牛一鞭子;老牛也通人性似的和老人友好,默默出力。

老王头戴一顶旧草帽,光着膀子光着脚,裤腿卷在膝盖上边,犁过的土地油黑闪光,他汗流满面,后背给太阳晒暴了皮,却不知不觉。老王头时而“吁吁”,时而“吁—吁—吁”有节奏地吆牛,传播出的只有疼爱,没有责备。老人、老牛、土地协调一致,看着眼前这幅大朴不雕的自然画面,我心潮翻滚。

老王头没有发现我,我更不忍心打扰他。我捧起一捧新翻起的冒着地气的泥土,使劲闻了闻,一股清新的泥土芳香沁人心脾,亲切、激动、陶醉,这一刻,我融进了泥土。我木木站在地头凝视老王头背影,回忆起了关于老王头的一些往事。这个时候,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儿时的伙伴老六,他在老榆树下歇息抽烟,旁边有一台安装铧犁的小四轮,原来老六也在翻地。我上前拽过他脖子上搭的一条用水浸过的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老六掏出一支“凤舞”牌烟卷儿递给了我,又将火柴朝我一扔,我已戒烟好几年了,这回又捡起来了,我吸了一口,还挺香。老六发觉我魂不守舍,忙对我说:“老王头这个倔老头子没法整,老是闷哧闷哧在地里干活,恁老大岁数了不着消停。他们老两口那点地,我用小四轮撒泡尿的功夫就蹚完了,他死活不用,说小四轮星星人(闹得慌),还给地轧的梆梆硬。”

老王头唯一的儿子在城里工作,一年前儿子连哄带劝,老王头去城里住了不到一周,说住楼房接不到地气,浑身骨头节疼,再住十天半拉月的老命非搭进去不可。上个礼拜儿子开车来接爹娘,说二老年岁大了,别侍弄地了,进城享点清福。老王头死活不去,硬是给儿子骂走了。他说土命人离开土地就像瓜离开秧一样,活着就要和土打连连。

在土地里干活的确挺累,老王头时不常喝点酒,解解乏,睡个好觉。他一边喝酒一边和老伴唠嗑:“城里那鬼地方一去就够,在屋里呆着太憋屈,上上下下都住人,搁半空吊吊着不好受啊!看电视呼啦呼啦乱闪一套,晃的脑瓜子直迷糊。街上又闹闹吵吵的,跟乱马营一样。和城里人唠嗑也唠不到一块堆,那些人假假咕咕的,太能装大瓣蒜,一看招人硌硬。”

“别看我老胳膊老腿的,搁地里头一干活,一点不碍事,土养人啊!”老王头说,他拼老命也要给地侍弄好,死那天对得起老祖宗。如今,老王头的话一天比一天少了,他恋了一辈子土地,担心下辈子没有继承人了。

瓜乡瓜香

王文山

双城堡素来以香瓜品种多样、品相美观、口感甜润而闻名。东北解放前后,双城香瓜是哈尔滨瓜市上的宠儿,不管来自什么地方的瓜都打着双城的旗号。一个个瓜摊儿的牌子上写着“双城香瓜”,一辆辆瓜车前卖瓜人高一声低一声吆喝着:“香瓜,香瓜,双城香瓜,又甜又脆又起沙。”

双城有天地人和的种瓜优势。一是双城种瓜起源较早,历史较长。据《双城县志》和南宋使臣、诗人洪皓著述的《松漠纪事》一书记载,大金国古城就有香瓜种植。远在二百多年前,清嘉庆年间,富俊将军开疆破土,京旗移垦时也倡导种植粮食和香瓜。二是双城在全世界三块黑土地之一的松嫩平原上,特别是境内西部乡镇多是黑油砂土,渗水透气,性能好,适合香瓜的种植、生长。三是双城地处黄金积温带,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宜于香瓜增加糖分。双城的瓜把式们,充分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延续了老祖宗忠厚做人、诚信种地的传统美德。种瓜像女人伺候小孩儿或者绣花一样精心细致,舍得花气力,付出辛苦,认真对待每一道生产工序。首先,选择适合各种人口味儿的优良种子,如又甜又脆的顶心红,皮薄肉厚的破皮红,吃一口满口甜的白砂蜜,又面又起沙的蛤蟆腿、老面瓜,还有深受大众喜欢的小牙瓜等。其次尽可能选择靡茬土地,不搞重茬种植。第三,在每一个瓜埯子里施用“三合一”底肥(即放一把焖熟的黄豆,一把炒过再煮烂的小麻子儿,外加一把经过发酵的鸡粪)。第四,为了引来蜜蜂授粉,每一片瓜地都种上纵横交错的茏茏草或佛顶珠花。第五,及时掐尖打蔓,加强田间管理。你想想在这样优良环境下,生产出来的香瓜,能不甜不脆不受欢迎吗?

双城香瓜,不光在外乡人眼中印象深刻、信得过,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瓜乡人也是情有独钟。即使是如今水果丰盛,也难以替代人们对香瓜的青睐。记得,那时候,农村饥寒穷困,物资匮乏。一年到头根本见不着水果。有的老年人活了大半辈子都没见过苹果、鸭梨、香蕉啥模样,甭说吃啦。笔者二十岁前干脆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好吃的水果。只能在过大年时啃几个冻梨蛋子解解馋,那都美出了鼻涕泡儿。一年中,只能把过馋瘾,享受美味的希望寄托在香瓜身上。因此,我们这些苦熬干休的农村孩子,从瓜籽下土时起,就心急火燎地盼,掐着手指算,连作梦都惦记香瓜开园。八月青纱帐起,正是学生放暑假期间,我和小伙伴们一遍又一遍到瓜地边去转悠。望着瓜园流口水,闻着瓜香编词唱道(用《南泥湾》曲调):“瓜甜瓜又香,摘下来尝一尝,尝呀一尝……”每年的瓜秋时节,就是农家的美食节日。瓜地开园的消息,勾起了男女老少吃瓜的欲望。一片片瓜地就是一块块欢乐甜蜜的磁场。一条条乡间土路上,流淌着背面袋儿、挑土篮儿的买瓜人流和来往不断的各式各样的瓜车。曾记得,有生产队的年代,乡与乡比瓜,村与村赛瓜是常事儿。看谁种出的瓜口感好,品种多,卖得快,名声传得远。并且为种瓜大王披红戴花。

可是,近年来,有些庄稼人坏了良心。为了单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顾吃粮和瓜菜者的感受,种出的粮食不允许自家孩子、老婆吃,种出蔬菜不让亲朋好友用,种瓜全靠施化肥,打甜蜜素农药,结出的瓜,吃着不是正景滋味儿,甜得使人迷昏闹心。买到家的瓜根本放不住,三天两天就臭膛了,严重败坏了香瓜故乡的名誉。在瓜市上经常能看到一些上了岁数的老瓜客在瓜摊儿前转悠一圈儿,失望地走开,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这算完了,再也吃不着小时候的香瓜啦!”

有一位家住北京的双城籍四野老战士,从小喜欢吃瓜,对家乡的香瓜一往情深。自从退休后,他几乎每年都想方设法吃到双城瓜,一年吃不着,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前年,他病重住院期间,又想吃双城香瓜,儿女们尽力满足父亲的要求。托在双城务农的堂弟,买几种香瓜,专程送来。老人吃一口,品一品,摇头晃脑撂下了,失望地说:“这不是双城香瓜,双城香瓜不是这个口味儿。”临终前,老人家嘱咐他的侄子,一定要种上绿色有机的香瓜,替父老乡亲找回当年的感觉。

2013年,老人家的遗愿实现了。双城香瓜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地理标志保护性产品。2016年,“农娃”品牌的香瓜西瓜两瓜种植面积扩增到8.5万亩。区委区政府严格要求种植园区和合作社,凭良心种绿色有机香瓜,确保优良品质。功夫不负有心人。久违的双城香瓜又回来了。5月20日,长产村瓜菜园区种植的棚室香瓜金妃系列开园,吸引了哈市及双城周边乡镇的客商及游人。男女老少兴高采烈地吃瓜品瓜,载歌载舞。老年人吃着新香瓜,深有感触地说:“这才是真的双城香瓜呢!让我们吃到了童年时吃瓜的味道。”